



Lone White Garment

谁 能看见白衣的寂寞

白衣如是·著

Lone White Garment

夜里我梦见自己到医院去输血。医生用了一根粗大到夸张的皮管扎进我青色的皮下组织，我看见那股红色的暖流像岩浆一样缓慢而粘稠地流过去，静止似的红，浓得化不开。旁边有个人不断地问我，要抽多少。我不断地用心不在焉的声音回答，抽光为止。同时还伴有清脆细小的剥离声，好像血液被释放出来时发出低唱般的欢呼。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夜里我梦见自己到医院去输血。医生用了一根粗大到夸张的皮管扎进我青色的皮下组织，我看见那股红色的暖流像岩浆一样缓慢而粘稠地流过去，静止似的红，浓得化不开。旁边有个人不断地问我。要抽多少。我不断地用心不在焉的声音回答，抽光为止。同时还伴有清脆细小的哗剥声。好像血液被释放出来时发出低唱般的欢呼。

白衣如是 ● 著

谁能看见白衣的寂寞

Love White Garment

Love White Garment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能看见白衣的寂寞 / 白衣如是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4

ISBN 7-5039-2724-0

I.谁... II.白...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7444 号

谁能看见白衣的寂寞

著 者 白衣如是

责任编辑 帅 可

装帧设计 迷谷设计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50 千

书 号 ISBN 7-5039-2724-0/I·1238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白衣如此寂寞

在下雨的早晨，我一个人站在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物上看着灰色的天空。

让细小冰冷的雨珠吻着脸颊，顺着发梢滴在眉间，手里没有撑开的伞，白色的衬衣湿漉漉地贴在胸前。被压抑的快感油然而生。

能看到陌生的女人和男人在远处行走，在这个高度，所有事物的面目都已经模糊不清。夹杂着海腥气味的风吹过，让我凛然。

16岁那年，开始恋爱，一直到19岁。我认真而快乐地爱着一个女孩，每一天，都会和她在楼顶看夕阳。她喜欢黑色。我却是一袭白衣。

她总是说，不要穿白色，这样会显得你的脸色更加苍白。还是和我一起穿黑色吧，没有人能让黑色变脆弱。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顺从她，但是这次我没有。

我从小喜欢白色，长大后如故。

白色的眼眸太温柔。我能听见寂寞的声音，从心底穿透。

她是这样漂亮得让人冷冽的女孩，我陪在她身边的时候，喜欢闻她淡淡的发香。

那时候天空太蓝，完全没有其它的色彩，那种斑斓的蓝，宛如湖水一般。静静地从城市上空无声地倾泻下来，巨大的阴影笼罩每个人的头顶。未来暗淡无光。

今天的阳光躲躲藏藏，风很大，耳边传来呼啸的声音。我们在楼顶看风景。

她喜欢搂着我的肩膀，用嘴唇摩挲着我的耳朵。彼此手心贴在一起。

即使是黑夜，也会觉得阳光灿烂。

我太感性，因此非常容易被感动，看到落花会溅泪，见到飞鸟会惊心，何况直面一

点一点被撕碎的爱情？

我的影子陪着我零乱的步伐前进，白衣如雪。身边的女孩已经不见。

她走的时候，约我去常去的酒吧。

用一杯 B-52 的时间，潦草解释几年。

我只是微笑。说，你有你去追寻，我有我去比较。

她也笑。说，你是冰，我是火。你是白，我是黑，命中注定无法永远。然后开始流泪。

我麻木地转过头去，嘈杂的人群像海底的鱼群一般在昏暗的灯光下涌动。他们挥舞着无力的手臂，却发出令人心碎的喊声。热量从四面包围，香烟和酒精的气味代替了呼吸，是死亡的气味。

她曾经是我生命中最美的春天。但是后来，我们被地球分割。只有月光和从前一样。

后来，沉迷于一个网络游戏。和别人说自己贪玩，实际上是抛弃时间。

在游戏中认识的一个女人。24 岁。上海的小资。很有情调的女人。

我叫她姐姐。有时候开一些暧昧的玩笑。调剂无聊的日子。

女人的男朋友。简单粗俗。我很奇怪她这样冰雪聪明的女人怎么会找这样的男人。

她说她能控制一切。用智慧控制。

我定定地看着电脑屏幕，抽着烟不说话。

我不会爱上任何人。也可以轻易爱上任何人。

在网上写文章。很巧合的瞬间。认识了一个给我初恋感觉的女孩。

她很年轻，有明亮干净的脸和黑色的长发。我喜欢她的笑。

我早就不相信爱情。

给她电话，听到让我的心变软的声音。似乎从前世传来。

我们都是寂寞的人，怕被彼此伤害。想着飞蛾扑火的故事。不确定是不是应陷入无边的牵挂中。

我认真的时候。通常穿白色的衣服。抽着烟面无表情。

她在几千里远的南国。能看到我的面容。从未有过的苍白清晰。指间夹着烟火。

我是寂寞的人。不知道以后该怎样度过。

我总是弄丢一些重要的东西。走着走着就弄丢了。

洗手的时候褪下指环,再过去就已经不翼而飞。

丢掉的东西那样令人疼痛的珍贵,它从来没有像昨天那样璀璨夺目,只因为那是在记忆里的指环。

我已经记不起它到底有多明亮。只记得它对我很重要。很重要。我愿意用一段时光来补偿对它片刻的忽视而不是用整个后半生来怀念它的明亮。最最悲哀的是,我不知道它是如何丢掉的。记忆因为这段空白而迷离。

那是离开我的女孩送的指环。

丢了就算了。我想。尽管我喜欢一切旧的极端的东西。

上海的女子打来电话。说男朋友和她出现很大的分歧。也许会分开。

我说,我还是喜欢你的。姐姐。还有我在关心你。你并不寂寞。

她说。等我一下。我要点根烟。

我一直在抽烟。她突然说男人。不如狗。

我说我应该比狗强一点。我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喜欢与爱。必须分开。

她低沉地说。弟弟,你是聪明的男人。

我喜欢的东西很多。但不能说我喜欢的朋友是男人,我就是同性恋;我喜欢的女人是独身,我就会和她发生爱情。

喜欢是不需要感觉的直觉。

爱却是直觉中的感觉。

很多个夜晚,我把自己锁在电脑前,将堆积的情感压缩成一个个小巧的爱情故事,发表在网络和杂志上,盼望其他的人分享我的欢乐与痛苦。

和去欧洲的女孩断了联系。我剩下的只有回忆。

也许连回忆也没有。

我需要新的生活,在渴望之中蔓延。你能给我,我知道。

我不相信爱情。但我仍没有绝望。

为了她,愿做飞灰。不做浮尘,愿化飞蛾扑火,光尽而灭。

夜里我梦见自己到医院去输血。医生用了一根粗大到夸张的皮管扎进我青色的皮下组织,我看见那股红色的暖流像岩浆一样缓慢而粘稠地流过去,静止似的红,浓得化不开。旁边有个人不断地问我。要抽多少。我不断地用心不在焉的声音回答。抽光为止。同时还伴有清脆细小的哔剥声。好像血液被释放出来时发出低唱般的欢呼。

我知道真正的抽血不是这样。

早上醒来,没头没脑地迎上一窗的冷风,只觉得浑身酥软,筋疲力尽。血没有被抽光,真气已被耗散了一半。做这样浓艳的梦是需要有足够的体力。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被抽走。

走了一步,眼泪掉下来。这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里面囊括了一年多来所有需要倾诉的情感,爱情啊,我是多么地向往它。它汇聚成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泪水、笑容和思绪,凝结成了这本书。

寂寞是一种自由,让眼睛跟背影远走。希望许多年以后还能翻出这本泛黄的图书,记忆、回忆当初的寂寞,希望可以和你,在一个飘满香气与阳光的面包店里,吃巧克力蛋糕喝热咖啡,笑着流泪,缅怀我们去世的青春。

2004年9月26日,22岁生日那天,我穿着白色的衬衣,倚着窗,望着明澄宽阔的天空。

背后的电脑屏幕上。

是陌生女子甜美的笑。

前言：白衣如此寂寞	1
猜中查泰莱夫人的火车	1
炽天使事件	7
17°C 和 4CM 的爱情禁猎区	15
天使的右眼不流泪	21
忽然忘记流浪狗	28
守望着你的守望者	35
七年	40
碎心罂粟	44
送给蒲公英的迷幻天堂	51
第三者的第三种失恋滋味	57
红蔷薇与白 T 恤	63
我们只是喜欢怀旧	68
惊颜	74
你的夜晚只剩下黑	80
谁说春梦了无痕	86
播种的影子不会错过	92
鳗鱼不是一顿饭	98
一只无关冷暖的戒指	104
血腥情人	110
第四幸存者	117
天蝇蝴蝶	126
曾有的钟爱	135
七月七日的长安花	144

目录

Lone White Garment
Lone White Garment
Lone White Garment
Lone White Garment

是的,我的今天还残留他的昨天,我说了谎,我的右手腕上还有那只翠绿干净的镯子,我知道它会永远绕住两人的心,可我和他,终必服从命运。

猜中查泰莱夫人的火车 ◆

柏林是T城火车站最帅气的男孩。

我那个时候正处于感情空白期,与缠绵了两年的男友刚刚分手。柏林就是在我最寂寞最无奈的时候,像一棵干净的白桦树突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那么笔挺,那么坚硬,让人眩晕。你根本想象不出来我当时的表情,惊艳,绝对是女人的惊艳。这个苍白高大的男孩,有潭水般的目光和俊朗的眉,他才20岁,可是他有一张多么令人心疼的面孔啊。

有的女子生来相信缘分,会始终朝着某一个方向行走。我叫杜若,天秤座,23岁的女子,列车服务员,单身,瘦,安静。那时,我正在读《查泰莱夫人的

情人》，是第二遍看。第一次，是中学毕业的时候，再看，心里就多了一种穿过身体的欲望。而柏林，恰巧出现。那个时候，我记得窗外的白桦树飞快地出现，又消失。

若姐姐，他叫我若姐姐。第一次有人这样叫我，他会看着我，以一种颠沛流离的目光看着我。我觉得，也许，他看到我的瞬间，便已经开始猜测我的年华。

后来，我对他提起，一个男孩，不会有那样的目光，很深，很尖锐。

他笑，说，若姐姐，我会跟着你好好学，很多东西我还不不懂。他笑着，握了下我的手掌。

我抿着嘴唇，弯成了优美的曲线。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然后做梦，竟是和柏林的缠绵。

清醒后，我回忆他温暖的手指。想起很多年前和现在，走到白桦树林里的美丽女人，面对不经意间出现的护林猎人，D.H.劳伦斯笔下性感而无耻的干净身体。

二

两个星期后，我和柏林已经形成默契。我知道，我喜欢上他了。

列车长叫我带他，并说，这个小伙子可不一般呢。怎么不一般？当我看到他的画，便明白了。

他是个天才，不折不扣的天才。两个星期来，他不多说一句话，掩盖自己的才华，可是我知道，知道他有寂寞，藏在内心深处的寂寞，原来，他将感情，全部付之于画。

从来没有人见过这幅画。他神色平淡地笑说，谁也不能见到它，除非我死。

他的话太恶毒了，和诅咒一样，我慌张着，问了一个最可笑的问题：可我见到了，怎么办？我是无意的，本想告诉他下午的车次改了，没想到房间没有锁门，床上，静静地躺着那幅油画。转身，才发现门口的柏林。

他没说话，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那幅油画上，是一个走在铁轨上的男孩，双眼被白布蒙着，两只手凭空摸索，远处有大片的白桦树林，身后，是一列呼啸将至的火车。两个星期前，柏林

是个单纯干净如白桦树一般的男孩,看不出任何出入。这幅油画,我无法描述它的内涵,看到它的刹那,我血液里藏匿的疼痛全部释放出来,狠狠的,只是有一种冲动,想喊,想哭。

我什么都明白了。柏林这孩子,有着与众不同的内心。

三

没有工作的午后,柏林找我,他在楼下喊我的名字,若姐姐,若姐姐。磁性的声音随着阳光一起蒸腾。

我跟着他上路。那个午后,空气湿湿的,我们一直坐在车站的水塘边,很近地坐着,我能闻到他短发上有薄荷香的洗发水味道。他一直没有说话。从远方传来汽笛声,火车从我们眼前经过的时候,柏林忽然搂住了我,不顾我的挣扎,亲吻我的嘴唇。

不可能的,我怎会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只能软软地,凭他摆布。

幸好,他放开了手。离开那个温暖的怀抱,我心里瞬间寒冷起来,本该生气,现在,竟有点小小的遗憾。这么快。

柏林,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使劲地喊,谁都听得出,声音虽大,却溢着浓浓的蜜。

他沉默,又爆发,拉起我,跑进旁边的白桦树林。等他燃起松香,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是风的轻抚还是柏林的手指,只是闭着眼睛,让黑夜来临。柏林修长的手指在我身上恣意游走,我禁不住喊,柏林,柏林,我是不是欠了你什么?他用冰冷的吻堵住我的唇,在我脸颊上,留下一滴他的眼泪。

这纯洁的一刻,远胜D.H.劳伦斯笔下的一生。我是心甘情愿,做这个比我小三岁苍白男孩的俘虏。

四

跳动的风声过后,我枕在柏林的腿上,他用十个手指摸索我的黑发。就这样驻留了好久好久,他拉起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带我走上一个小山坡。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火车站。

满天星光闪烁,我的长发,他的短发一起被风吹起,混散着缠绵。远方的隧道里传来火车的汽笛,铁轨映射出刺眼的白月光,柏林说,你猜,下一列火

车是开往哪里呢？

我摇摇头，看着他。没办法，他已经把我俘获，感情枷锁将我紧紧纠缠住，根本无法脱身。哪怕，期待他说一句话。

他沉吟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总会有一个终点。他说，我现在非常想画画。

其实我一直奇怪，得过无数奖项的柏林，为什么要到这里当个列车员？他告诉我，从小喜欢站在铁道边观察来往的火车，猜测它们的终点，他觉得火车可以带人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如同命运，登上了再也下不来。在柏林的房间里，我看到大大小小的奖杯，以及他的画。但那幅画，我想再看一眼，却又无法开口。就这样耽搁下来。

这个星期的每天午后，柏林总是在午饭后带我去小山，在那里，他疯狂地填补我空虚无助的身体和心灵，然后，抽着烟，躺在我腿上守望下一列火车的到来，他给了我一只手镯，翠绿翠绿的，像一汪水绕在我的手腕上，我家祖传的，他说，绕住你，就绕住了我的心。我很高兴，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给我代表隐晦暧昧的东西，似乎我们的感情，有了结果。

有时候想想，忽然觉得自己很荒唐，竟然和一个比我小的男孩有了并非爱情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只知道和柏林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快乐，很自由，还有一点点的紧张和刺激。因为我无法看透他的内心，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每天都要去猜火车。

但我爱上了，这奇异果样滋味的感情。

五

周一上班的时候，柏林没有来。

这次列车，我一个人做和坐。行只影单的落寞，像撕断的车票，放在口袋里扔也不是，留也不是。工作间隙，车长告诉我，柏林辞职了。那一刻我的心酸楚难当，似乎微微一碰就会碎成粉末。

既然他选择逃避，自己就要忘记他。我早料到，他不会付出真心，他还小，在绘画的道路上有着远大的前途。而我，只是个碌碌无为的小女人罢了，只能陪他一起吹吹风，猜猜火车。

可他，和我，在白桦林的情事，他就这么这么容易忘却吗？或是，他原是根

本未曾记得。

恩,是的,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薄情的男孩。世界上什么样的男人没有?这样想着,我就当自己做了一场查泰莱夫人的春梦罢了。

但是这列火车,我是不能再呆了,周围全是柏林的影子。于是,找到领导,上了另外一列火车继续工作。

眼不见,心不乱,既然不见,心也就慢慢忘记了。

六

生活如流水,一些人在上游,一些人在下游,只要静止,必然相遇。

两年后,我和阿劲订婚。当天的傍晚我们去文艺中心看演出。在那里,正在办一个青年画展,我们必须穿过人群和挂满画的长廊才能够到达演出大厅。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绘画丛林,传统的、概念的、抽象的……什么风格都有。

当那幅相识的画面掠过我眼角的时候,我还有一丝怀疑,是它吗?嗯,是的,它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我“一朝一夕发”的男孩,想必,他现在长大了吧。

不顾阿劲,我从人群中游戈过去,抬头看那幅画。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只是……

在我发呆的时候,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说,看,多好的画,结构和内涵多有创意,笔锋恰到好处,唉,可惜了……

可惜什么?我转过头问他。

作者是个20岁的天才,可惜早夭,得了慢性白血病……

我什么都没听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想,这一定是在梦中,闭眼,再睁开眼,又看到那幅画上,蒙着眼睛的苍白男孩,前面多了一个女子的背影,看不到她的脸,可是,我分明又看到,那女子牵住男孩的手,带他离开铁轨,离开呼啸而至的火车。女子的右手上,有一只和我腕上一模一样的翠绿镯子。

那是柏林笔下的我啊。他早有预料,早已知道,这幅画,是他和我猜中的每一辆火车,是我们在白桦林里,重温查泰莱夫人欢笑与泪水的分分秒秒啊。

阿劲过来,搂住我的腰,怎么了?小若。他悄悄的,握住我冰冷的手,在手指上轻轻戴上一枚带着体温的戒指。他说,送给你,为我们的爱情。我转身看

他的眼睛,看周围喧闹的人群。在这些平常而平静的画面,我瞬间发现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于是,我当着他的面把戒指从右手摘了下来,戴到左手。

怎么,应该戴右手的吧?他问。

好像有点紧。我搪塞说。

是的,我的今天还残留你的昨天,我说了谎,我的右手腕上还有那只翠绿干净的镯子,我知道它会永远绕住两人的心,可我和他,终必服从命运。

小记:

那天是个周末,一个曾在铁路部门工作的朋友喝多了,到我这里开始胡言乱语。他是那种极感性细致的男子,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他学过绘画,且作出名门,我看过他的画,有着抽象的,扭曲的感官刺激。嗯,他是个天才,得过无数奖项,却在感情上始终无法为自己填上浓烈丰重的一笔。他脸色绯红地告诉我自己失去的爱情,心爱的女人死于疾病,从此无法再爱。

他坐在窗前,说,白衣,我真的很想做达利那样的画家,没有爱情,没有记忆,没有任何欲望。

远处驶过一辆火车,他又问我,你猜这辆火车是去哪里的?我摇摇头,无所顾及地望着他。

我不想猜火车,也不要你做什么达利,我说,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亲爱的,维可多·梵高。

他大笑了起来,又哭了。

希望这篇《猜中查泰莱夫人的火车》,能慰藉他的眼泪和茫然的灵魂,他还在摸索,前进。

的确,我们终必服从命运。

看着巨大的玻璃窗外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我想起《青蛇》里面的台词，人？妖？有什么明显的界限？兀自笑了笑，生活就是这样，没有魔鬼，没有天使，一切痛苦，只是由心生出罢了。

炽天使事件 ◆

一

见到司班，是上一次在酒吧里喝醉。长发披肩的他站在吧台后，拿着三种混合在一起的鸡尾酒瓶，漫不经心地摇晃，左手，右手，右手，左手，摇啊摇的，就摇到我的心上。

《圣经》上说，混沌初开时，有一种邪恶的天使，叫炽天使，他们经常会变成英俊的男子，勾引女人的心，然后再将她们的魂魄取走，滋养自己的青春，因此永远不会变老。可当我发现司班是一个炽天使的时候，已经被他抓起，飞在高高的空中，上不去下不来，只能任凭他摆布，要不，就是摔下来，就是粉身碎骨。

这个叫“时光隧道”的酒吧，老板倪险将司班推上台，让他摇酒。他对着所有人说，司班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调酒师。他仅仅是最好的调酒师吗，我想，不，他还是这里最英俊的男子，我的炽天使。

接着，司班为每一桌的客人调酒，轮到我们这里时，他坐下来聊了一阵，无非是你好我好的寒暄，举手之间，却深深吸引了我。司班，倪险喊他，他笑着挥挥手离开，我的目光也跟着他离开了。

他站在吧台前，和老板倪险告别，拥抱了一下。倪险也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但是眼睛里少不了有商人的市侩之气，太常见了，不像司班，眸子里有邪邪的亮光，经常抿起嘴角坏坏地笑，如同一只高大的头狼，野性、邪恶、强壮。

我无法再抑制自己的情感，没有时间等待了。我掐灭手中的烟火，冲了出去。这个城市正在下雨，纷乱的雨珠沙沙落下来，打湿了我的睫毛，在迷离中，我看到了司班的背影，远远的，隔着一条街，两个路灯，我冲着他喊，你住哪里啊？

他没听见，我又喊了一次，他才回头，挥了挥手，我每天都来。然后，转身走了。

我站在酒吧门口，轻轻叹了口气，不知怎么，眼泪也和着雨水，不争气地流下来了。

二

这股眼泪一流就是一年。

在2004年的生活里，我辞退了银行的工作，一心一意地给司班做起了他的小妇人，却始终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是的，我看不透他，他从不对我讲自己的事情，过去，和将来。他对我说，白若，我们只谈现在好吗？除了现在，我们还能把握什么？把握，可是，我连现在都把握不住，真是莫大的悲哀。

我傻傻地站在吧台前，看他摇酒。2004年的冬季，“时光隧道”的暖风太足，我不得不穿着吊带，画着淡蓝色的烟熏眼，坐在酒吧里等司班。这种执着，早已渗入骨头，从那一晚的雨水开始。

其实，我分析了很久才懂得，司班和我的感情，他长久以来的接受，并保持沉默，是出于空白的生活。他享用着我的真情，并且以此滋润自己的灵魂，试图长生不老。

有时候,我自己都被自己所感动,他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心脏。无论生活还是梦境,都是以司班为地球,而我,则是围绕他日以继夜,永不停歇转动的小行星。这是他所渴望的,他需要的,我要容忍他的喜怒哀乐,照顾他的起居。我们同居后,他每天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坐在床上抽烟,喝红酒,我一点一点地做家务,把饭端到他的床头,还要问他暖不暖,烫不烫,如同一个忠实的女佣人,他给我的回报则是微笑、做爱时候的汗水和苍白无力的“我爱你”。这一切,我都非常快乐地统统收下,并且很满足。

我知道啊,我真的知道。这种感情是毒品,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不能奢望任何他的关心与爱心,不能找到在他心中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开始的时候,感情的箭就已生生折断,司班把箭尾牢牢握在自己手心,而另一半箭头,还深深扎在我的心里。

不是爱情,超于爱情,可我再努力,都不会有回应。我在追求他,女人追男人。那段箭头,不能拔,一旦拔了,我必将失血而死,粉碎成灰,只能任其发展,越扎越深。

他是索命的炽天使,有他,慢慢会死,没有他,立刻会死。

炽天使一旦坠落及地,就会收起翅膀,变成人形,开始向见到的女人散发诱惑的魔力,无人可逃,他们会如吸血鬼般吮吸着女人最珍贵的东西——青春,直到她们衰老。我读完《圣经》上的这段话,从心底冷飕飕的,不寒而栗。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脸,心忽然疼起来。

但我又能如何?我是中了他的魔法,动也不能动。

三

烦躁,生活沦陷于烦躁之中。司班开始和我吵架。我对他说自己想重新找个工作,每天做家务快郁闷死了。他用略带嘲笑的眼光瞟着我,我赚的钱还不够养活你吗?我无言,的确,司班每个月的确能拿回很多钱,他给我一部分作为生活费。仅仅是一部分,也比我以前工作的薪水高出几倍。

我每天晚上都在镜子前荒废很长时间,睫毛膏、唇线笔、三宅一生的香水 and SK 的粉底堆满了整个桌子。我给自己化妆,从轻描淡写再到逐渐变浓。我看着镜子里年轻的容颜,本来不需要如此多的粉饰,但它们遮掩和覆盖的是青春,是寂寞。化完后我就去洗手间洗掉脸上的虚伪,再回来给自己另一个完